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三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後漢書

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和帝立崇兄修侯廵為樂成王

注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按修讀為條非

有兩縣注誤也

李恂傳會鴻卒至持喪三年　送鴻喪可也留起冢墳

持喪三年不又過乎

陳禪傳故詩云以雅以南靺任朱離　注毛詩無靺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按以雅以南之下蓋有脫文今獨存四字耳非靺任朱離齊魯别有此句

龐參陳龜傳　二傳特多長語所載文皆當痛削也

橋元傳七世祖仁至成帝時為大鴻臚　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崔駰傳　此傳大抵本安平之譜牒殊過于煩冗

上有老母至遂稱疾去　欲潔已而不危所生仰藥可也否則稱篤疾可也胡為受偽命哉篆嘗勸其友孔子建仕恭逡巡稱疾特見恭將敗巧於脫免非真明于義者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即今所傳之易林否更考之又許峻亦著易林見方術傳

騆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此文無一語攄寫胸臆脫槧而已寫載真為無識

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帝其葉公乎達旨一篇尚不足為賓戲之輿臺況固自有一代著述耶

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至慶流無窮矣

崔琦外戚箴遠不逮此篇

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　此文華而不實雖意在救弊然殊不若王符謂不當數赦贖者為得其要

且桓靈以後非失之寛失在寛縱權戚姦閹嚴于清流

耳今不討究用法之謬但勸其糾之以猛積衰之後重以威虐徒促祚速禍而已見東萊先生論與鄙趣同 量力度德以上宜大加刪剪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此又曲為之說以申己意以下則縱橫之士遺唾也 歷位邊郡而愈貧薄至無以殯殮觀寔以歷邊郡而貧薄見稱則由來邊吏多貪此國事所以易敗也

公卿州郡至別自通達 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者公

卿也故靈紀云私令左右賣公卿若州縣至黄綬則公賣不諱貧者到官倍輸方有左騶四出督收所負矣民安得不困窮黄巾安得不三十六方同日反乎

徐穉傳設雞酒薄祭至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通鑑所採徐孺子此事參取袁記其敘致優于范書大樹將顛之語作以書戒之亦非此時語茅容

申屠蟠傳太學生爭慕其風至今之謂矣　明李清流何以竟不戒前車

楊震傳宏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　前書楊敞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托之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之後居茂陵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伯起受經桓郁疑楊寶乃是其祖

書奏不省　伯起可以去矣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至有恚恨之心　趙騰死伯起猶不去方急攻羣小速其致死于我可謂忠有餘而智

不足矣

秉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名　注誤以閔子馬為閔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

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　以理以勢不容舍覽奏中無具瑗恐有脫文

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　政歸臺閣横妄如此

漢世故事至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秉言得行桓帝勝靈恨復用覽耳然對語真知大臣之職者矣

章八王傳千乘貞王伉悝自殺 至 悉伏誅　冤酷至此豈有不請于帝者段熲附甫罪通于天豈惟夷滅蘇氏之報哉

清河孝王慶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至 慶出居邸　和帝舍慶無可寄腹心者故假講於白虎移慶自近觀憲誅後即出居邸可見其微帝時年十四慶年十五決策定亂如取一鼠亦英異哉

張晧傳揵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

封留侯　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晧猶為六世孫也譜牒之學淆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于是張魯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又蜀志張翼傳晧作浩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于留侯如孔明之于豐鄧芝之于禹來敏之于歙也

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　自順帝陽嘉元年壬申上溯世祖建武二十六年庚戌為年八十有三晧之生去千秋復冢時一百十有二年

王龔傳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　曹子建王仲宣誄言王氏畢萬之後則浚儀之王也

暢以明府上智之才至不在用刑　敞之論得為政大體李元禮輩惜不聞也

杜根傳父安字伯夷至時人貴之　安事亦畧見樂恢

傳注中年十三具此遠識真奇童也

時和熹鄧后臨朝至拜侍御史　按此皆採頴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隲等以譖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在是年考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初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緣輒進諫哉

欒巴傳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黄門令　此宦者乃所謂

五種黄門非割勢之人

徵拜尚書　注所引神仙傳乃依仿樊英事

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至巴自殺　欒巴以此不入方

技然附見他人傳後可也

劉陶傳耳不聞檀車之聲　通鑑注大明之詩曰牧野

洋洋檀車煌煌陶蓋用此檀車言桀紂亡國之事

武旅有梟藻之士　武旅乃詩泮宫蹻蹻虎臣之義必

避諱作武耳詩有薄采其茆則毛傳云梟葵也注謂周

武王之旅見得水藻謬甚

帝殊不悟子韶開次第春秋條例　宋人不管防秋但

管春秋類此

李雲傳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黄精代見此語豈可

露上帝欲不諦又指斥無忌寬饒䧏孟合而一之曉人

不當如是

當有黄精代見　注黄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所言者

但據讖緯不指魏氏

蓋勲傳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　梁鵠出于鴻都素與貴戚宦官相表裏者也

臧洪傳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　洪之失在不早見袁紹之不可與尊奬王室後事則曲在紹

范議其偏忿者非也

洪答曰至夫復何言　范節此書比三國志為優

豈悟本州被侵至收淚告絶　洪不直紹尤在不聽其獨赴故主之急故還為敵讎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　句上三國志有足下欲使我輕

本破家數語其分析分義輕重甚明不當節去

獨不念黄巾之合從耶　句下三國志有加飛燕之屬

悉以受王命矣二語不當節去

夫仁義豈有常所至不與將軍同日生也　千載生氣

士不可以成敗論也

張衡傳祖父堪蜀郡太守　此又一張堪非張君游君

游宛人後為漁陽太守

復造候風地動儀　風盛則地從而動於儀可徵

初光武善讖至儒者爭學圖緯　讖傳於緯緯亦非為讖設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至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按賈誼鵩賦已有讖言其度之丈傳會五經以高遠其所自來則諸陋儒以漸潤飾哀平之際如賀良輩又妄造異說私相竄改彌益誣偽其實自漢而上非無讖也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又在賈生之前矣淮南說

山訓云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記之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　理當作埋因下共工理水致誤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　共工防川事在鯀前四岳佐禹則又共工從孫也事見太子晉諫壅穀水外傳中

平子博極羣書殆偶有遺忘耳

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　詭對而出猶為所讒衡蓋不知命者也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注

衡集其畧曰易稱宓犧氏王天下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録按不記三皇者書缺有間也世次不可得而詳矣後小司馬因之補作不知量也

至于編年月紀災祥至建于光武之初　少帝非劉氏子不作吕后本紀則事無所繫若作元后本紀則元始之時不當反退平帝不著于紀居攝之時政出自莽后不預焉可謂進退無所據也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

初令范氏用之然班氏律歴志固未嘗沒其實張之說

蓋出于班耳

馬融傳察淫侈之華譽至宗重淵之潛龍　此無諷不

當委政于舅族故頌奏而忤鄧氏

蔡邕傳六世祖勲至授以厭戎連率　歴官與蔡邕所

作祖攜碑不合此云平帝時碑作哀帝此云為郿令碑

作卭長

騁駑駘於修路至髙受滅家之誅　伯喈晚為董氏所

縻正與釋誨之旨違反故范氏載之其丈則東方曼倩

揚子雲之輿臺也

邕乃自書冊于碑　冊當從水經注作丹

往來依太山羊氏　按羊枯為蔡邕外孫蓋以婚姻依

之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　裴松之以為

伯喈不應發嘆于子師之坐此謝承妄記

黄瓊傳初瓊隨父在臺閣至莫能抗奪　黄公練達守

正亦非有過人才識病篤乃奏諫書又不能極言宦官

不可擅權僅優于胡廣而已

冀可比鄧禹至同於霍光　冀遂可比鄧禹同霍光乎

此議雖不載可也

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至可為恨哉　必欲一一規彷前

書猶見凡固東萊因其語遂謂東京人材莫盛于順帝

之時斯耳學也

荀爽傳拜郎中對策陳便宜　對策無一語及外戚宦

官豈不使谷子雲胡盧九原哉

漢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為孝　以火德為孝則孝非達禮喪制可以改易矣迂曲不通漢儒之敝如此

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慈明之語氏卲公于義長矣

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為舉主制服三年為君當如何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　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

悅又言尚主之制非古至違人不義　此即荀爽

對策中語何事復採

陳寔傳倫謂衆人言曰至過則稱巳者也　如高倫者亦真長者不以一眚掩

李固傳　李之器識在楊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天不祚漢爾其駁議發荆揚兖豫四州兵援日南事在南蠻傳中亦深悉邊計

盧植傳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諸子周禮夏官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

申宥回枉　回屈也注訓邪誤

侯王之家至以防未然　侯王以减削賦稅思亂如明之中葉以後宗藩無禄以給屢至譁訴此其徵也古今之變兩漢二書中備矣

趙岐傳今海内分崩至前後不絶　此亦漢室存亡之機若表能盡用岐言先迎天子未遽為魏也

著孟子章句　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在邠卿之前今曾書不傳

皇甫規傳及黨事大起至恥不得豫　若皆坐黨被錮誰與事君恥不得豫賢者之過

張奐傳而名主簿於諸羌前　按水經注此主簿為張祁

段熲傳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至稱為長者　非熲之厚閎乃宦豎私人不敢言耳記事者當以其人其時裁之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按徙滇吾餘種七千口於三輔者乃永平初馬武事

陳蕃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蕃言不用天命去漢

故桓帝下愚不移以為一時君子激切太過者是小人

諂媚設淫詞而比逆亂者耳

論彼非不能絜情志至數公之力也　天下一君四海

一國雖異姓之臣既當𥫗鉉固當禍福共之竭力致死

無所辭避事之不濟則天也

王允傳士孫瑞字君策至為亂兵所殺　瑞事亦見董

卓傳注中宜移之於此

黨錮傳李膺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按注所引謝承書則固之官矣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　頗引宦官子弟猶以智免何不于黨禍未作稍濟以寛宏使不致死于我乎無事則摧破其支黨以立名有急則連引其子弟以脫免又安能服奄寺之心哉此牢修之獄發之自外朱並之章投之自内也

杜密後密去官還家至無所干及　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周甫非功曹督郵何事多所陳托侵預太守刑賞乎

學李林者不失為刻鵠也

范滂投版棄官而去　注云版笏也按版非笏乃署其

職官氏名于版持以上謁者也

張儉儉舉劾覧及其母罪惡請誅之　范康傳云殺常

侍侯覧母以宦官傳參攷之不過退論覧母生時罪惡

此云及者得其實

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　至　欽嘆息而去　黨錮者游俠

之變其行有清濁而以意氣相死則同歸也

岑晊晊與牧勸璫收捕汎等至終于江夏山中云　所

殺至二百餘人疾惡而傷于嚴酷矣況又遇赦乎又翟

超之獄事由張儉成璫之死禍起岑晊府朝被難不聞

奔問與之同命而徒竄身自免揆之臣人之義亦有愧

焉宜乎公孝見拒於偉節也

賈彪吾不西行大禍不解至於是咸服其裁正　偉節

亦游俠之魁然能知輕重故可與權

郭太傅性明知人好奬訓士類　奬而不訓則徒合虛譽何補于世然知人之明或不至則不可與言而强聒者有矣

竇武傳武名侍御史河間劉儵至是為靈帝　劉儵未必賢智其所稱何可信也

時武出宿歸府　方舉大事而反出宿歸府可謂疎矣

何進傳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　苗朱氏子與皇后同母異父冒何氏五行傳作后異父兄朱苗

前竇武欲誅內寵至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　魏志注引九州春秋云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事勢分曉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使捕案中官親屬　紹為司隸校尉假節擊斷當進未決直盡收中官付一獄吏可了此之不圖而詐宣進敕捕案親族不亦不知要乎

孔融傳初女年七歲至遂盡殺之　并誅幼弱此司馬

懿滅七族之權輿也

荀彧傳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按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死久矣

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　棄彼二句宜并删去今失文君本意矣雖回易彼此二字然兗州本所固有不得云取此也以魏志參孜乃知作史之難

各懼不得保其土宇　至責王貢之不入　保其土宇守

其兵衆之下删去人多説闕右諸將以閉闗之計一語則此段遂無要領矣一旦生變之下删去袁尚得寛其死袁譚懐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三語亦不見天下未可圖之實下先定河北四語指陳得失不見其反覆透切矣陳范敘事具髙下難以數計也　一旦生變指馬超韓遂而言　堅營固守徼其軍實　操表出荀别傳今載裴注中無堅營固守徼其軍實二語按烏巢之謀許攸來奔而後定非文若素籌及此今并歸之為失其

實

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　復存此表

徒使紙費

皇甫嵩傳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至何以求安

乎　張元說張溫以誅宦官清君側此則直教義眞以

反耳然用元之言必至如忠之計騎虎豈得中下其歸

于逆亂一也其後王國之亂忠亦卒爲逆魁

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至嵩不與　此威明家法東

漢士習

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至將遂誅之　徵嵩乃卓之意非天子之命也故兵入朝則一匹夫矣梁衍之計異乎閻忠不從者為闇于義矣

朱儁傳令過本郡簡募家兵　儁擊却黒山猶賴家兵徵調之卒非素拊循倉卒難用

更封錢唐侯　錢唐自秦時有此名以唐為塘乃俗字耳注家謬信水經注故引之

贊亦弭于越　注謂平許昭也按傳斬梁龍非平許昭

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

董卓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至卓兵士大盛

魏志云時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獨在卓數字異同事勢分曉　卓乃與司徒黄琬司空楊彪至擢用子孫　此事當書之竇武傳末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至言未畢而斃　瓊與孚疑是一

人因其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疑及此

論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至於馬而極　山東鼎沸蜂起卓奔敗不暇非遲疑也盜亦有道操為近之卓徒為操驅除耳傕汜即卓之餘殃何事抑揚稱量哉但當追本何進輕於召寇王允闇于應變致斯禍敗耳

劉虞傳　魏志公孫瓚傳注中頗有虞事宜採之入注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　東海恭王光武之子虞

於宗室為最親故諸人欲奉之

公孫瓚傳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　瓚遼西人安得先墓在北芒

論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至或未聞焉　按魏志瓚傳注引吳書云虞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疎遠仕縣為戸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名為郡吏以孝廉為郎則生長脂腴不知稼穡之論於伯安為濶遠矣

陶謙傳大起浮屠寺至且萬餘人　民間起寺自笮融

始而融後被殺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　按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互異

袁紹傳紹壯健好交結　此指紹父成言之衍紹字

紹勃然曰　勃然與上詭對相違反雖小處亦以承祚為優

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　以步當騎非楯不濟此戰必

觀魏志紹傳注中所引英雄記乃分曉此太畧

斬毒及其衆萬餘級　英雄記斬毒下有及長安所署

冀州牧壺壽一語則收復鄴城乃為分曉

頴川郭圖淳于瓊曰至非計之善者也　魏志云天子

在河東紹使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此用裴注所引獻帝傳語互異

令迎朝廷於義為得至於是以中子熈為幽州刺史

紹所以終于無成者在不先迎天子所以身没一敗塗

地者在繼嗣不定故並叙立案此承祚作傳綱領而范

因之　乃下詔書於紹至而但擅相討伐　先下詔責

紹所謂名其為賊也然操以紹恥班在其下遽讓大將

軍于紹則仍蓄力俟時不先動以挑强寇故能從容取

布破備無後憂耳

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

紹雖失計不迎天子然既已據有四州若能外修職貢

内撫其民以待事機縱曹氏雖圖猶足牢制大河以北

未至一敗塗地也

若不得通至漸營河南　師曲為老欲其出有名也

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

父嵩乞匄攜養　注引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按惇淵之子皆與魏室締姻有以知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之妄

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表

氏傾覆以紀配立少促之配後雖抗節不足多也

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　小失利而遽還者緩之使自

相圖則取之易也故後度河救譚尚旣還鄴仍復引還

俟尚再出攻譚乃乘虛攻鄴城

初交殊族卒成同盟　二語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昔三王五伯至而徼富強於一世也　數語詞理悖謬

宜從削畧

劉表傳時江南宗賊大甚　宗恐與巴賨之賨同義南

蠻號也

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盡費于養士亦不厚斂于民故能保境歿身也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　封列侯者十五人此子布等所以望風勸權迎操也然琮本凡才不失為保族之計傳弖譏周亦難同論在人所審處

贊閥圖訊咢秷天類社　閥圖謂紹以耽包白事示僚屬也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

既云天工亦資人亮　天工范直指天命言

劉馬傳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州任重而土地分裂卒

成鼎足之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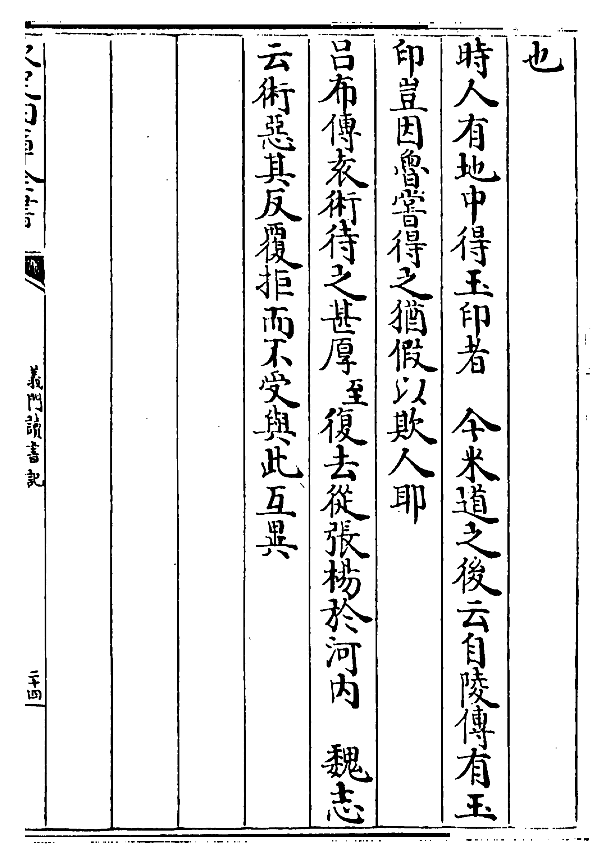
馬遣叟兵五千助之　注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

書云蜀叟也按孔頴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别名漢

世不即謂蜀為叟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

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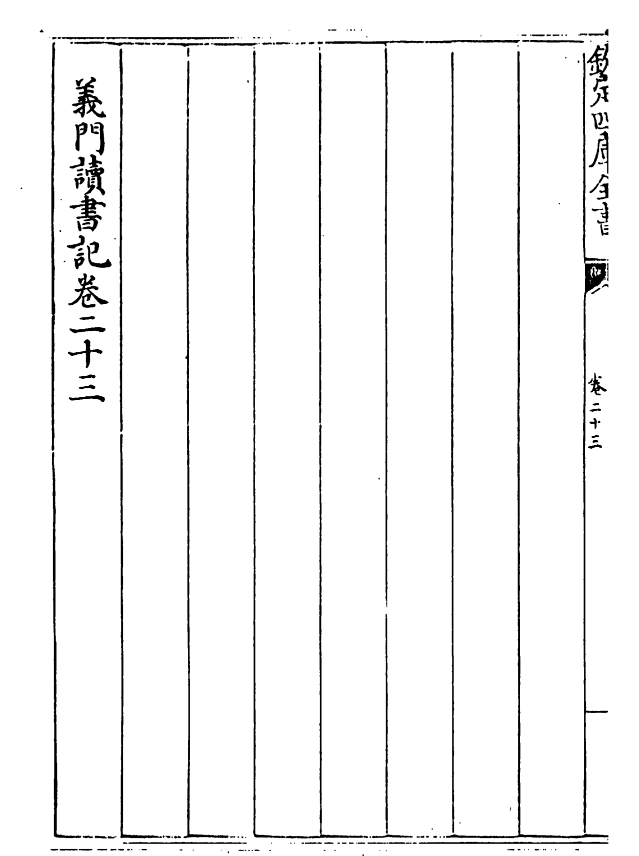
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靡莫諸夷為叟乃今雲南地



也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今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豈因魯嘗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呂布傳袁術待之甚厚　至復去從張楊於河內　魏志云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與此互異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三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後漢書

循吏傳任延　延治三郡皆隨所宜急不以一律

王渙每食輒絃歌而薦之　歌詞全篇見宋書

劉寵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吳志注中引續漢書作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則此鄙字下脫一老字

仇覽　叔度幾於中行覽其狷乎李漢之士斯真鳳麟矣

勸人生業至賑恤窮寡　古政教推之則子產之治鄭也

贊　注引沈約宋書載瞱與其姪及甥書論謨書之意云云按整理之云後史亦無及者論贊則自許太高

酷吏傳成其不撓之威　不撓謂權強難以屈其法注指同官相陵誤

張儉剖曹節之墓　以黨錮宦官二傳參攷乃侯覽壽冢非曹節也所當刋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可言剖

董宣　董宣何並之流不當列之酷吏李章亦惟在于乘時誅斬盜賊過濫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范首及此三人蓋以建武吏事刻深上好下甚則必有入于酷者明中興之美坐是未盡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　謹厚者亦復為之蓋漢人

尤尚氣俠不獨伯升也

樊曄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　此二語則其情貌真酷矣

周紆每赦令到郡至乃出詔書　先決刑罪乃出詔書後之大賢有與之同或偶以不得已用權僅過一二渠魁消一方之隱憂非明恕之常道也紆之酷在每字盡字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　鄧彪之奏

竇氏指也故紇自謂無全

黄昌縣人彭氏舊豪縱 至 接殺之 昌則過矣然豪家不可以不戒

陽球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 至 妻子皆徙比景

陽球方為程璜子壻宜萌之抉其瑕也球本宦官氣類一時自相吞噬其得行于王甫若勃海宋后得請于帝鬼神假手逐之斃耳球何力之能為天又假手于節以斃球矣

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節愍王甫以休沐被收故使悉入則可以先發即使帝或不聽所白無後憂矣

宦者傳　董賢負乘恭得竊柄故西京佞倖關係存亡東都則黄巾蟻聚羣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廢馬班佞倖前例獨著宦官庶乎識變

易曰天垂象至亦備其數　發端不類

閽者守中門之禁　閽人本使墨者為之此以為寺人

據詩昏椓靡共鄭箋云昏奄人也注未悉其云刖者則據左傳若吾以韓起為閽杜注刖足使守門之語仍與宦官無預也

王之正內者五人　衍者字注中引周禮衍掌字

月令仲冬之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為內宰此注中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　勃貂當作勃鞮因齊寺人貂而

諱

鄭衆養子閎嗣　宦者傳國之始

孫程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　鄭衆巳養子襲封至是又十九人皆然此衰亡之本曹氏基以代漢者也宜書于紀

單超唐兩墮　兩通鑑從兩考異云兩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曹節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

感廼上書　當此時而審忠尚敢訟言及此甚矣天下之有人宦官亦不能即殺忠又可信人之有命

節遂領尚書令　尚書令可領駸駸為竽相矣不愛他官獨領尚書者欲言者無由得至帝前如有陳賓之謀亦不待竊發視其章也

呂强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至費多獻少　數語畧盡當時殖貨之實

廼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至爭者用息　意平石經之

立發于李廵可以噴息　經典序錄爾雅李廵注三卷

張讓皆免冠徒跣頓首至輒寢不報　以家財餌帝即

無能間之者矣

刺史太守復增私調至多受賕賂　此黄巾所以平而

復起

皆責助軍修宫錢　三國志公孫瓚傳注中載劉虞事

作治宫錢此緣避高宗名云修宫錢

儒林傳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漢承秦故郊祀皆服

祐元至顯宗而革故統貫曰始詳輿服志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　明制會試不中式者選入國子
監蓋彷此意
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至莫不泯盡焉　斯
文將喪故天生康成稍為羅其散軼
易劉昆王莽以昆多聚徒衆至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
獄　莽本好名以昆劉氏故忌而收之
任安欲知仲桓問任安　仲桓楊厚字也任安之門人

杜微杜瓊蜀志有傳此蜀中内學派別也又何宗見楊戲贊中

楊政爲人嗜酒不拘小節至皆如此也　政經生而祿祿下同游俠此戮民也雖能屈馬武之氣何足竒哉學者當法鄭衆之無染

尚書牟長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不足以自名家故云俗號為牟氏也

尹敏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　如以劉為

卯金刀貨泉爲白水真人皆别字之徵也

周防父揚少孤微　周勰傳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知名則揚亦常顯名史略之耳非終于孤微也

孔僖作六代之樂　按前書秦時唯餘韶武安得經新莽之亂尚脩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詩景鸞少隨師學經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　此等雜學又不傳業不應濫入

名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侍講入授各異其丈則後世講官欲以師氏之尊自重誠過矣然賜之坐亦人主所以優崇儒術也坐而仍侍何嘗疑與詔無北面者同乎

楊仁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工府讓選　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學校之官宜悉仿其制七十則致仕而去

仁對以寛和任賢至皆當世急務　寛和二語在明帝時真知先務之急推之十二事可信

時諸馬貴盛至莫敢輕進者　此舉亦趙熹之亞楊仁公卿材也用之不盡

趙曄少嘗為縣吏至究竟其術　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異耳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為長於論衡　詩細長于論衡此雜學不如窮經也

衛宏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廼為其訓　謝曼卿為其訓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

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于宏而不悟毛傳之出于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　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引博物志毛公嘗為北海相元是郡人故以為敬按康成親受經李長以箋為致敬亦得

禮前書魯高堂生　注高堂生名隆按前書注中亦無高堂生名此言隆者因三國志高堂隆而誤

董鈞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至通為三禮馬本習

小戴禮謂儀禮十七篇也故與下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周官為三禮

春秋鍾興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曰以授曰從興受語亦有輕重

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至而興遂固辭不受爵此等舉動激勸者遠興之處此亦兩得矣

何休又註訓孝經論語邵公亦註訓論語而平叔作

集解獨未之及豈失亡于漢季之亂歟

五經許慎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按說文解字載其子召陵公乘沖所上書稱慎官太尉南閣祭酒嘗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而此皆不載

文苑傳杜篤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　二語經國之要此漢人辭頌猶足為古詩之流也

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後書不立藝文志故著述皆具載篇數

王隆沛國史岑子孝　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師頌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夏恭　恭宜在儒林

黄香議者譏其過倖　政歸臺閣不任三公故有過倖之譏黄香傳當冠于子瓊之前列左雄周舉之上于例乃合

田令商者不農　田令未詳農九家不錄其書

崔琦冀行多不軌至廼作外戚箴　前書外戚傳即載后妃故此箴皆指后妃言之獨于番惟司徒一節致意然琦自拙于為文欲以箴冀當但據呂霍上官丁傅王氏禍敗言之也

番為司徒　為乃惟字之誤北人音同故也

蕭何佐漢廼設書過之吏　蕭何設書過之吏不知出何書

璆韶䋣與周公通夢　韶為太中大夫時與胡廣羊溥

祝恬等稱梁冀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與
西京頌莽者無異其所通夢殆梁冀耶
趙壹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至因舉聲哭
苟賤狂易敗常亂俗比戮民也禰衡沿習其風遂殺身
于庸夫之手可不戒哉
邊讓作章華賦　詳此賦旨趣蓋刺桓帝
酈炎抱玉乘龍驥至為世陳四科　言不得志于當世
庶幾顏之附孔以傳也

高彪先公高節越可永遵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永蓋其後故以先公高節期之

後遷內黃令　內黃令墓碑作外黃令與申屠蟠傳合當以碑為正

張超河間鄚人也留侯良之後　犍為張氏既自謂留侯之後此河間鄚人又何別也

㮰衡臺牧者之所貪　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按今文選作掌伎近之

獨行傳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注云此是錄論語若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注語不知何所本

譙元皇太子多横夭　按文當作皇子衍一太字

時亦有犍爲費貽至仕至合浦太守　費貽當附儒林傳中　貽無著述傳末善說易若元子斑耳

李善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　勸忠宜止于善并續亦拜舍人則善不敢逃賞而事續尤爲有終非

聖主無此合宜也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下云太守第五倫嘉其行按第五公為會稽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時始分立此吳郡由拳當作會稽

戴封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至於是遠近嘆服　請禱而至自焚此不學無術以巫尪自待矣豈惟驩虞之極弊哉

李充太守魯丕請署功曹不就　按魯丕傳丕以永元

三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釆傳不云為博士或是並為侍中也釆刻作平誤

范冉與漢中李固河内王奂親善　下文王子炳即奂字也與注所引謝書互異至于李公名𦙍巳髙不得與史雲為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殁時凡三十九年何始云令昔不在制之在爾也王奂為考城令以仇覽傳參校亦桓帝時事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大書于前

爾

向栩　此直清狂不慧之徒如何以匹獨行當為其有時㑭然正色耶

方術傳　方術立傳所以譏切時主崇信小數此史家之主文譎諫也從馬之日者龜策及前書眭宏兩夏侯京翼李傳變而通之但恨其過于瑣雜不若合蘇竟楊厚郎顗襄楷于此傳削去王喬及泠壽光以下諸人且著明其流為張角張衡之屬斯有繫于勸戒耳

筭子之術　以筭疇為術可謂不知致遠

任文公時暴風卒至至文公獨得免　方有警而暴風卒至自當戒行此不待明曉風角也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至所害數千人　文公預刻五月一日固由占術山城春夏之交久旱宜防大水涌溢則又常理也

郭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至與郊同日　神仙傳兼採郭憲及樊英二事歸之欒巴

王喬每月朔望至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此事尤不經不應志怪

謝夷吾為壽張令注引謝承書縣人女子張雨宜載列女

論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英厚之徒其文章禮樂安在其中無物而欲為高論此晉宋之文所以歸于無用也然置英于方術中却於史法最得宜

許曼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華佗又有一郡守篤病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　郡守

事依託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爲之

漢世異術之士甚衆至列于篇末　宜以蘇竟楊厚郎

顗襄楷樂巴李郃樊英謝夷吾單颺董扶爲一傳用此

文法附任文公以下於後諸神怪事獨取章帝時壽光

侯而撮曹氏兄弟論左慈甘始之語存其略可耳

徐登閩人也　注閩中地今泉州也按唐以上所謂泉州今福州也

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注引酈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黄初元年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逸民傳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言王恭篡位違患遠引斯為得中此則稍過也

野王二老並舉手西指至大王勿往也　似勸光武且固根本勿與赤眉急爭關中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　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核之耳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此建武三公所愧且足開廣帝心子陵自高出一時霸之封奏殆不敢自言假以諷上耶

井丹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　雜記云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具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以人引車不用馬也然則井丹以桀為諷亦惡其僭歟後世習用

檐子遂相與忘之矣

戴良禮所以制情佚也至食之可也　已有晉人風

龎公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觀注所引襄陽記子山民

遂仕魏則遺安之意有不能得之其子者矣

列女傳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列女

之作本于子政斷自中興以後上繼劉書又于本書為

合

太原王霸妻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未知禮

則恐是失于修學君子退而隱處詩禮之教子孫所以
立身不容已也
扶風曹世叔妻其八表及天文志至後又詔融兄續繼
昭成之　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
傳末
河南樂羊子之妻一𢇇而累以至於寸　𢇇雍本作絲
按說文𢇇織絹從𢇇糸貫杼也從絲省丱聲古還切作
絲非

孝女曹娥遂投江而死　按碑云經五日抱父屍出與叔先雄事略同此語亦不可削作者蓋專採典錄也非抱父屍出度尚亦何從改葬乎

酒泉龎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娥魏志注中引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父曰趙安讐曰李壽

沛劉長卿妻縣邑有祀必膰焉　此禮宜修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　唐張懷瓘書斷云

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陳留董祀妻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此詩自陳思而外邈難方駕　按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陜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畧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在此時也又按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兖州又欲遯逃山東則未必以家自隨蘇氏以董卓旣誅邕乃隨坐不應

文姬先罹禍亂疑詩為後人作考之不詳也 春渚記聞載東坡手帖云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竒乃伯喈所不逮當是公晚年語耳

東夷傳夫餘國以臘月祭天 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言在國衣尚白蓋其善者皆箕子之遺化也

韓又立蘇塗 注中刪去魏志不還句下好作賊三字浮屠句下所行善惡有異六字不分明

倭又有夷洲及澶洲 至 遂止此洲 今人以倭國為即徐福止而自王者謬矣

南蠻西南夷傳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　蠻荊直謂楚人豈得以武陵蠻當之乎

兖豫之人卒被徵發　兖豫去嶺南尤遠前代未嘗發以踰嶺故獨言卒被

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　棄地內徙光武用之北邊李公亦議行于嶺外

板楯蠻夷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　劉備置張飛于閬中益將用其人也

昔永初中羌入漢川至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

治蜀者能撫蠻則足以制羌於此對可得大略

滇王以廣漢文齊為太守至甚得其和　太守能撫定

滇益地者文齊王追李顒景毅四人皆巴蜀人永昌太

守鄭純越嶲太守張翕馮顥亦其産以地近頗習土俗

但律已以正威信易孚耳

邛都夷者至無幾而地陷為汙澤　都者瀦水之名恐

其地本有汙澤

西羌傳湞良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

中國尊貴侯伯高爵不欲以當微者故經諱而書人

公羊疑為貶者固也

尚見前人累征不克至復寇金城塞　順逆不分顧招

之使還踞故巢予以地利益無所憚矣此豈可謂文德

乎能以威信懷服諸種使其不能嘯呼羣聚然後開諭

利害申明誓約必其不敢入犯可耳

越騎校尉趙代副　趙代當從和紀作趙世此唐人避

太宗諱所改而後人追改未盡之文

又有西海魚鹽之利　通鑑注西海有允谷鹽池

恃其權勇　權通鑑作拳

東號子麻奴還車騎將軍鄧騭至食邑三百戶　以軍敗寇戚反得進爵封賞和熹臨朝謬政無踰此者

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至朝廷從之　徙郡亦一策但光武時以人少地虛故徙幷其人易為僑衛今羌種蟻附非若匈奴多馬習戰兵力稍分則不能禦遏也乃無

故棄地驅民長賊聲勢萬一流移不堪輕與羌合凶狡
乘之而起則腹心內擾安集無時矣如杜琦王信辛其
非梟雄之才耳不如即募邊人以擊羌寇用其豪傑授
為將領所得生口畜產即盡以與之可不煩朝廷別發
大衆捕逐難自弭也
任尚與遵爭功至沒入田廬奴婢財物　任尚前副鄧
隲敗而獲封後與鄧遵爭功則破平零昌杜季貢徵還
棄市賞罰如此宜乎羌患之滋蔓也

論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至是養疾痾於心腹也　三明事在桓帝之時安得與鄧昭伯等混而言之中興以後羌戎為患永初永和最甚永初之始但選廉平有武略刺史太守數人可以應時討定乃輕發大衆付之不知兵之鄧騭望風奔北寇勢遂張又不加罰無所沮勸由是敗者相繼豈羌之暴猛哉用人失也永和復叛則馬賢等本非良將加以刻剝軍資賂遺權門士卒解體妄望殄寇其壞亂相尋之實偹于

威明求乞自劾疏中不能次第別白言其得失徒申紀明一將之論追咎前人斥遠之不早而不悟隨時弭患各在其人之駕馭撫綏事變豈有極乎諸種勝兵者且二十餘萬人亦非人力得以誅盡紀明百八十戰僅一創之未必能盡敵而返也亦何取彼此妬功之口戯相嗤鄙哉諸論此篇尤下不分前後之事勢不別諸將之賢愚前則複舉陵斥徒為辭費後則承襲餘論初無特識不作可也

西域傳安息國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經危險則思土之念自倍非海中氣使如是也

大秦國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　北史西域大秦國傳亦云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云失之遠矣

天竺國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至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書此者以見其通中國者非一獨不聞所謂精文善法即明帝之夢傳毅之對記注無聞僅出牟

子不根之書也

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至賢由是始恨　遵言是

然迫奪則又失懷逺之宜光武此舉未盡善賴賢以往

兵自滅耳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

西南北自在也　堅恐

論　論是微辭非助而張之也然結語猶未免于兩是

其說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至靡不周盡焉　甘英之蹟窮于安息明帝在二班之前皆不載遣使天竺事足明為後人假托也

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至審求根實　皆指前書及安帝末班勇所記注贊引法顯語

南匈奴傳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　吳漢擊匈奴經歲無功名將行邊自古猶有利鈍

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　徙民而

空其地使無所掠亦古人治邊之一策也然必也以漸則不至驚擾

昭君字嬙 至 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 王嬙前事復詳于此真記繫志寡也

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 至 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其伏拜不足為重輕而足以使其衆悼心而蓄忿故蕭望之之議為遠猷也

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按前書地理志屬國

都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𡗝故因而處之

南單于既居西河至為郡縣偵羅耳目　至是南匈奴之衆遂布滿列郡成不可徙還故庭之勢矣

司徒掾班彪奏曰至遣驛以聞　得體要而質健

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　見非漢之力所不能臣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劉攽云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

按下云鄧遵始真為度遼則耿秉耿夔傳言拜者皆行

度遼事行不當作為

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　此舉幾壞邊事崇罪大矣

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此禦鮮卑故屯中山北界注憒憒

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王　若從袁安議不惟異代無匈奴之鯁當時亦不致鮮卑轉徙竊據其地收匈奴餘種為邊患矣

而竇憲矜三捷之効至反其故庭　竇憲既失于前曹操加謬于後然憲當國力有餘漠北可從之會尤當執其咎也

並恩兩護　後之為患者南庭耳並恩兩護以下承接未亮

烏桓傳其性悍塞至父兄無相讐報故也　知母之有族類已身顧非父兄之族類耶所謂塞也

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　報字觧與左傳

畀歸其故夫謂同犇

鮮卑　前書匈奴傳注犀毗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語有輕重耳是則鮮音如犀也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至綱羅山川水澤鹽池　檀石槐勃興漠北再世而衰不能為中國大患然則永嘉喪亂豈非天實為之乎

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至為西部　皆仿匈奴故蹟

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兵雖遙度而育自詭以二春滅

方張之寇一勝遂驕喪敗必矣

議郎蔡邕議曰至臣曰可矣　伯喈文此篇最善然鋪陳前代事少剪裁又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處亦未能確以事勢成敗相質才識為不逮班氏也

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烏桓傳云無世業相繼鮮卑習俗本與之同至檀石槐後乃世傳襲有慕容氏也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四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後漢書

八志　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昭注補别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刋劉敘故孫北海藤陰劄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歴之文

律歴權土灰　此灰字因下文葭莩之灰而誤史漢與

淮南中皆作戾

各家術皆當有効於其當時　通人之言議亦詳核

禮儀上陵東都之儀至周徧如禮　明帝誠為瀆禮然

既相沿有此議廢則難惟不得過侈如西京園寢之制

耳魏文始毁高陵祭殿注中魚豢之論習見近事不復

深惟本意耳　按古者大事皆於祖廟行之若移上陵

之禮於廟則禮不瀆而愛敬不替矣

高禖立高禖祠于城南　注中盧植注即鄭說而言之

不悉東說疎矣

養老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周孔並祭至唐始革其制

五更亦如之　注引月令章句曰五更庶老也按五

更既庶老則更字為分書叟字無疑矣

請雨郡國上雨澤　今雨澤章所始也

拜王公　注所引夏勤策文此漢三公策文舊式又注

引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文云令使太尉襲使持節

奉璽綬按范氏靈帝紀于是年三月書太尉聞人襲免

太僕李咸爲太尉此是詔書不應有誤紀所書拜罷未審也

桃印至五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　今人不知有改水事改火則漢惟冬至行之當爲以火德故不欲如周之數改耶

大儺先臘一日大儺　月令季春仲秋皆儺恐陰陽之氣或有所過其害及人而物或憑焉也漢所存者止于季冬大儺而已

設桃梗鬱儡葦茭畢　注中所引度朔山一條今山海經無此文

大喪或大赦天下　大赦上有或字則偶當大赦之後雖即位亦可無數赦

祭祀封禪語在漢書郊祀志　上皆追述武帝事注東觀書云云宜在下文上至奉高下

六宗　注中諸家之釋惟絡統之說得其通矣

迎春三時不迎　不迎三時自漢始

論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此玉專指印璽劉昭之難非也

天文　注中所引張衡靈憲以為溟涬為根龐鴻為幹太元為實周子太極圖蓋權輿于此文

五行雜禍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條在侍中寺者兆宮省臣將有雌化為雄者曹氏之祥也恭后族操闡孳具占同頭冠未變者至子丕乃篡盜也

青青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　曲說

屋自壞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條　占在王允不在卓也注所引袁書是李傕傳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窮蹙乃下

災火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條　此視天文志所載為詳然勝實痼疾鄧后固不輕以天下與從子也

延熹四年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　后紀云帝惡梁氏改姓為薄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靈臺災　靈紀注云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為靈臺

騶騎雹激　謂左騶督促賣官錢者也事見羊續及宦官傳

龍蛇孼永康元年八月桓帝時政治衰缺　至則為妖孼

此語過歐陽子司天考論遠矣

人化七年越嶲有男化為女子條　明萬歷中陜西李良雨事其占果同

郡國　謂之郡國反不能該司隸矣所以前史諸志之名不容輕改

河南尹有函谷關　函谷在穀城者非秦之函谷故于宏農下以故秦函谷關别之

有氾水　注引左傳周襄王處鄭地氾按襄王所處者氾也此注與潁川襄城下注相亂

河内郡溫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　按酈善長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

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枯絶者河内濟源也

河東郡汾陰　注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按梁國虞縣下馬注有綸城少康邑與此錯出若馬誤則劉書當證明之

有董池陂古董澤　注引左傳曰改蒐于董董董澤之蒲按上臨汾董亭下細注既引改蒐于董則此當專主董澤

宏農郡華陰　注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按水經注云河在關内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是直以潼關函谷為一地二名也

左馮翊　魏略李義傳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内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蓋一時權制旋復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也

右扶風漆有漆水　注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按

師曠晉人無緣得葬于此疑皇覽誤

梁國有魚門　注引邾人縣胥誤魚門自邾城門名也

碭山　當作碭不當作碭山前志可攷

薄　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按劉向云

殷湯無葬處此何以云

沛國虹　魯之大蒐恐不當在此注所引地道記誤也

且與秦高下注相亂

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　注引漢晉春秋及意别傳注

地里何取于此

有牛首亭　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按旣取鄭地則非此牛首明矣

六國時曰徐州　徐音舒左傳正作舒史記索隱齊世家下注云其字從人說文作郐則今與九州之徐同一字者乃傳寫誤也特正之

常山國欒城　注云在縣西北四十里疑當在上有塞下

九門 注云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按此碣石非禹貢冀州貢道所由入河蓋又一山

清河國貝邱 舊刻貝字皆作具惟以中二畫與具字別

濟北國有光里 京相璠謂光里即左傳所謂廣里與此書合

山陽郡湖陸 注引地道記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按費亭仍曹騰故封注謬引

琅邪國西海　疑前書海曲之誤

齊國臨菑本齊刺史治　注引皇覧曰呂尚冢在縣城南按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安得有冢在臨菑

九江郡壽春　注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三百里與志不同按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所據末年也

阜陵　晉書地理志云阜陵漢明帝時淪為麻湖

會稽郡鄞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　注引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按前

書有回浦縣南部都尉治注家不就前書核其沿革而泛引地記以為鄉名何也　通鑑注引隸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

吳郡　吳郡圖經續記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以浙江中流為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唐靈帝時朱儁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戴就傳

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

闕文也

烏程　注引左傳衡山當如或說在丹陽縣若至烏程

則過吳郡矣

廣漢郡雒州　前志廣漢郡但作雒此州字疑衍

揵為郡符節　前志符𠗟曰符信此符節疑符節

越巂郡臺登　應劭云今曰臺高

武都郡下辨武都道　隸續據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

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志闕一道字按前志正作下辨道洪說是前志武都無道字則上下誤寫耳

安定郡出薄落谷　四字乃側注當衍出字而在烏水出下

三水　注中有左谷三字乃正文當連三水下

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朔方郡定襄郡　五郡注中皆脫雒陽壯里數

鴈門郡原平故屬太原　注引古史考曰趙衰居原今

原平縣按趙衰所居當是溫原譙史誤

上谷郡甯廣甯　按前書寧莽曰博康廣寧莽曰廣康則為寧不為甯甯審矣

遼東郡侯城　按侯城既屬元菟郡不當仍列于此

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按前書遼東無天遼無慮　上遼東十一城中已列無慮此處何以複出

按鮮卑傳中中攻扶黎營注云縣屬遼東屬國恐扶黎之誤

交趾郡　洪适隷續云漢武帝置交趾刺史在十三州數中東都因之杜佑通典云獻帝時以交趾刺史張津交趾太守士燮有請改刺史為州牧至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交趾入荆益帝紀自靈帝以前屢書交趾刺史事迹傳中載交趾事却多作交州蓋是要其終而言之但郡國志自中興以來直云交州不載廢置本末可謂闕文

百官司徒　注中干寶之說是以時制附會古禮謬甚

博士　注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按置秘書監典領中書之不列于學官乃諸子百氏皆在焉與博士傳經者異矣注以無所附故見于此其官亦六百石遂比諸博士不知當屬少府在御史中丞之後如蘭臺令史亦六百石乃其比也

光祿勲　注引漢官有官醫一人按宿衛在内恐倉卒遇疾故有官醫

五官中郎將條　當時侍郎乃中郎之副郎中則列于

郎之中而已

羽林左監　注引漢官謂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令武官不別置府史本此

右屬光祿勲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門郎受事　左右曹省而尚書之權歸宦寺矣

太僕　注引漢官有官醫其獸醫也即若後廷尉之醫則為罪人設鴻臚之醫為遠人設衛尉之醫為宿衛設

也

右屬太僕條　中興之初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牧無所出故皆省之　國馬之政不可以廢中興矯前失之過乘輿六廄節之可也然和帝紀永元五年詔省減涼州諸苑馬則中興止設漢陽流馬苑而其後仍置之矣安帝永初六年又于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宗正條　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跨連荆益不

失舊物蓋賴此制也注引漢官有官醫重枝屬故也後司農事劇故亦置醫

大司農條　四時上簿如今之季報冊　損多益寡如今之撥餉有不同

平準令一人　靈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列于内署則曾屬少府至獻帝初復故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　注引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按二百九十三人當兼在諸曹者言

之

侍中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多識者一人參乘

侍中得人則宦者之權自然抑損

黃門侍郎　注引衛權注吳都賦按衛權字伯輿見三國志注中諸本皆誤瓘宋本亦誤

小黃門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後漢樊安碑云爲小黃門右史右史令不見于志豈以其侍左右而得此名歟

祠祀令一人　本注曰下典中上疑脫宦者二字

御史中丞一人　魏志鮑勛傳黄初四年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是亦沿周官小宰之意特大夫不領名實乖耳西京屬副相猶得周官遺法至東京轉屬少府則三公不得聞天子左右之人事任輕而體統褻矣

蘭臺令史　前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桓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注引漢官儀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其官當列中丞下屬於少府而此志遺之劉氏注補于太常博士之下則非也

太子庶子如三署中郎　觀此制則庶子乃武臣後中庶子如侍中則備顧問與此不同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前書儒林傳博士弟子歲課一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蓋慎選文學之士也雖未有太子而舍人不省以其成材實難非可求之倉卒領屬少府亦以天子私財儲而養之
右屬北軍中候　注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

部按五校之有鼓吹以在大駕之前也然則鼓吹惟天子得有之故大將軍曰賜

司隷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劉注曰周無司隷按秋官司隷掌五隷之法何謂無之但所掌不同耳

州郡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若邊郡素不置農都尉則充國不能行之倉卒

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無都

試之役亦所以匽武也然於古者務農講武之意偏有所廢矣至王荊公行保甲法十年始成元祐始罷之當以其無實而徒擾民故耳　注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按此如桓紀初置太山瑯琊都尉官其後次第皆罷是也表紹傳中有上洛都尉亦此類

王國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　博士官不當省

關内侯　注所引劉劭爵制此條宜補前書下然自五

爵以上即不得其說矣以其猶近漢姑以為攷古之助可耳

輿服長冠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　祖宗所造服之以祭如其存也

武冠貂尾為飾　注引徐廣又曰意謂北方寒凉本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今朝會高麗使臣所冠近煖額之說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五